高雍书声

○ 龚祥亮



今年金秋,新民小学的操场上,红横幅又一次拉起,148名村民、乡贤和爱心企业你一百我五百,凑起7万余元善款,当天就把6万余元发到89名在读学子手中,余款存进专项基金,留给往后需要帮衬的孩子。不知不觉,高雍苗寨的“金秋助学”办到了第十三届。

一个藏在苗岭深处、不过千余户人家的苗寨,把助学这件事认认真真做了十三年,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座山寨对“读书”二字最朴素的信仰。

这消息,总把我拉回两年前的那个秋天。

2024年8月17日,天朗气清。我驱车前往剑河县观么镇新民新合村,参加该村当年的“金秋助学”活动。新民新合村,苗语称“高雍”,是苗岭大山深处的一个苗寨,距县城40公里,1200余户6000余人,是剑河县唯一的千户苗寨。

活动仪式隆重而热烈:发助学金、赠图书、作学习经验交流,新民新合籍的书法家杨秀勇、张达、万兴荣,还为每一名受助学生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。村里还向坚守高雍教育阵地10年以上的6名教师授予“荣誉村民”称号,向为捐资助学作出表率的6位村贤授予“优秀村贤”称号。在一座苗寨里,教师和乡贤被这样郑重地请上台,接受全村的敬意,那一幕至今想来仍让人动容。

负责“金秋助学”的新民新合乡村振兴协会成立于2018年8月,前身是2013年成立的“新民新合手拉手光彩事业促进会”。在广大村贤和荣誉村民的努力下,众多爱心人士和企业纷纷加入助学队伍,一年一度的“金秋助学”从未中断,到2024年,已累计资助大学生372名,资助金额近70万元。

那天,站在台下,我涌起一阵感慨:这份感动和大城市的不一样。也许我们的奖金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,但大家的每一份心意积小成大、聚沙成塔,化作激励与力量,让高雍学子在这些年里源源不断地考上高一级学校,这样的凝聚力令人动容。

回来的路上,我们收到村民发来的短信:“感谢学校以及老师们对新民新合学子的关爱。”学校教师林安锦说起受助的学生,语气里满是骄傲:“他们都很努力,相信读书的力量,所以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”

2024年大年初六,我曾到高雍参加村里以“知识改变命运·学习成就未来”为主题的新春动员大会,为近200名高中生、初中生加油鼓劲。我当时说:“在剑河,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地方像新民新合这样重视教育。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重视教育,剑河的教育何愁不兴。”那天我便隐隐觉得,高雍的孩子,一定能考出好成绩。

果然如此。今年,高雍又有15名学子考取大学。更让我欣慰的是,这样的助学,如今在剑河已蔚然成风。今年8月8日,磻溪镇化敖村以侗乡最隆重的礼仪,为考取大学的学子送上定制贺联和荣誉喜报;8月13日,南哨镇九朗村为6名考取大学的学子发放资助;久仰镇巫溜村把助学从大学生延伸到准高中生;剑河县总工会也把“金秋助学”办进了困难职工家庭。从乡贤捐资、村民接力,到村集体出资,一个个村寨正用自己的方式,托举着山里孩子的求学路。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看到这一幕幕,我由衷地高兴。

托尔斯泰说,写你的村庄,你就写了世界。村庄曾是世界的源头,如今乡村常被时代遗忘,可我脚下的土地永远是我们观察世界的情感样本。我想,新民新合的乡村振兴实践,尤其是他们对教育那种倾其所有的支持,正是教育所需要的,也是乡村振兴所需要的。

我在为高雍感动点赞之余,更向它学习致敬。

邂逅岜沙

○ 黄福胜



贵州,是我魂牵梦萦、特别向往的地方。

早在2023年6月中旬,佛山市南海区文广旅体局联同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,举办“2023南海万人游黔东南”活动。南海区作家协会组织10多位作家随首发团出发,开展为期三天的黔东南文学采风之旅。那时我却抽不出时间,只得放弃了这一趟难得的采风之行。

弥补我这一“遗憾”的机会终于来了。“山海同心·融媒赋能”从江有约采风行动在八月份组织南海区部分作家、摄影家、企业家到从江采风。当组织者询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时,我马上就答应了。

高铁抵达从江站后,我们乘坐大客车前往此行采风景点——岜沙苗寨。蜿蜒的山路缠绕着连绵青山,云雾轻轻萦绕林海,清风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半刻钟后,我们在佛山援黔工作人员的引领下,拾级而上,抵达位于山顶的一个宽阔平台,观看民俗表演。忽闻几声枪声响起,回荡在山谷林海之间。尽管枪声有点骇人,却尽显热忱好客的赤诚。岜沙人这一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仪,让我领略到作为国内唯一合法持枪部落的民俗风骨。

紧随其后,悠扬的芦笙婉转而起,质朴的曲调穿越清风,古朴的舞步轻盈舒展,苗家儿女踏歌起舞,眉眼含笑、步履从容,将苗寨的热忱与温柔,尽数融于山野清风之中,令人赏心悦目。

意犹未尽的表演结束后,我们随着导游,来到了“敬献毛主席纪念堂香樟木纪念亭”。透过导游的介绍,我们了解到一段感人至深的往事: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,北京“毛主席纪念堂”启动建设,向全国征集优质建材。岜沙苗寨世世代代有种植香樟树的习俗,寨南有一棵树龄逾千年、直径达1.2米的香樟树,被当地村民视为“护寨树”。为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和感恩之情,岜沙苗寨的寨老和村民决定将这棵千年香樟树砍伐,敬献给“毛主席纪念堂”。

岜沙人与树结缘的动人传说远不止这一桩。

岜沙人一生与树为伴。在岜沙,一个人出生后,家人都会为其种下一株树,这株树被称为生命树。岜沙人去世后,后人会砍下生命树作为其棺木;人下葬后,不留坟头不竖碑,只在墓穴上再种一棵树,表示先人的生命与树同在,生命在自然中屹立不倒。

驻足在生命树面前,我倏然想起了著名作家刘帆那脍炙人口的小小说《十七棵树》。革命战争年代,十七位血气方刚的青年,在被敌人炮火摧毁了树木的山头上栽下了十七棵树,给家乡与亲人留下一点念想,勇敢地奔赴前线,最后都为国捐躯。十七位壮士那深厚的家国情怀深深地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。村里的年轻人应征入伍前,都会到“十七棵树”这个地方栽下一棵树。时光流逝,树越栽越多。应征青年栽下的何止是一棵树,那是家国情怀的赓续传承!他们与勤劳正直的岜沙人一样,以树寄情,以树言志。

漫步寨中,随处皆是岁月静好的温柔烟火。青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光亮,墙角青苔斑驳,木屋炊烟袅袅,老人树下闲谈,孩童嬉笑奔跑,动静相宜、岁月安然。极目远眺,天高云淡,群山环绕,别有一番韵味。团友们兴趣盎然,忙不迭地拍照留影,仿佛要将岜沙的美景悉数拍照下来,留下这一段美好而温馨的记忆。

与岜沙这一次期待已久的邂逅,我无时不为岜沙人对毛主席、对党的深厚感情而感动,无时不被岜沙人以树为魂、以山为家、以自然为归宿那淳朴而实在的民族底蕴而敬畏。

赴云海,赴武功山

○ 梁柳

世人总说,人间浪漫,尽在云海。怀揣对武功山的向往,在这个别有期待的夏日,我选择在夜色中启程,奔赴一场蓄谋已久的约定。

凌晨的寂静笼罩着整个萍乡市,而我所期待的武功山却格外热闹。灯火璀璨的山门矗立在山脚下,在沉沉夜色中格外醒目,招引得我这颗激动的心更加激动。也许是许久没有运动,刚踏上通往石鼓寺检票口的山路,汗水就已浸湿了衣衫。同行的伙伴也忍不住感叹:检票口真远。

一路上,满是五湖四海奔赴而来的游人,欢声笑语响彻了整个山谷。山路又长又陡,双腿慢慢发酸,疲惫不断袭来,如果不是对武功山久持的期许,我可能会放缓甚至停滞上行的脚步。看看身边由欢笑连连进入默默前行的陌生旅伴,感觉他们一定和我一样,为着那份执着的期待,一路志同道合默默坚持向上。路上的指示牌格外有意思,“欢迎来到好汉坡,走完咱们都是好汉”,这不仅是一句欢迎语,更是带着一份鼓舞人心的力量。其中“祝我们好在春夏秋冬”这段话,让我触动最深,在疲乏的前行中明显感受到,武功山文旅部门藏在细节里的温暖心意。

抬头望见那满天的星辰,再低头回望那努力向上攀登的人群。我恍然懂得,所有惊艳世人的风景,从不会轻易抵达;那些看似触手可及的山海盛景,都需要熬过漫长的跋涉,翻越过由愉悦转入坚忍的心灵峦巅。也许是上苍对坚持的人总给予福报,我们到达吊马桩,视野豁然开阔,往上是漫无边际的万亩草甸,草浪随风起伏;往下是怪石林立的群山,峰岩陡峭。山峰披岚缀雾,姿态翩然;云雾漫过山谷,恍若飞仙,截然不同的景色尽收眼底,惊起赞叹一片。向着金顶继续前行,登山人群手持的手电筒,演绎出点点灯火汇聚,勾画在迤逦的山道上,就像一条金色的龙,在沉沉暗夜里格外震撼。

景伴人行,人逐景升,历经四个小时的跋涉,我们终于抵达金顶。凌晨四点的金顶寒风呼啸,但吹不散人们等待云海的执念,登山的疲乏也丝毫动摇不了大家对美的向往之心。等待许久后,天色渐渐褪去暗沉,壮阔的云海呈现在眼前,云浪层层叠叠起伏奔涌,好似大海翻起滚滚白浪。突然,一轮红日挣脱云海束缚,缓缓升起,万丈金光倾泻而下,铺满万顷草甸,照亮翻滚的云海。那一刻,夜行的所有疲惫与煎熬,都被这一抹温柔的晨光所治愈。都说登上武功山金顶看到云海和日出双现的人才是最幸福的,此刻的我真真切切体验到了那种最幸运、最幸福的存在。

站在山巅,回望漫向远方的万顷草甸,心中感慨万千。不登凌绝顶,怎么一览众山小呢?山风穿越大片草甸,肆意地掠过山巅,无拘无束,不受丝毫羁绊。此刻风都是自由的,更何况人呢?眼前的盛景,温柔抚平了我们所有人的疲惫与困顿,大家都沉醉在这份独属于金顶的辽阔与浪漫之中。原来奔赴的意义,从来不止于终点的风景,更在于那个一路不曾放弃的自己。

这场奔赴武功山的约定,让我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自己。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孩,攥着平日一点点攒下的积蓄,奔赴心中向往的远方。不靠他人,仅凭一腔热血奔赴山野。站在金顶,风与云海拥抱着我,让我真切感受到万物无尽的温柔。

行程在无限留恋与不舍中已然落幕,但武功山的山海并未就此隐退心的舞台。金顶的云海与漫山草甸,我定会与你再约,共赴下一场美丽的重逢。



秋山飞影

○ 杨少辉

半个月前回到老家,和大哥围坐吃饭,闲谈中说起将至的秋收。大哥轻轻叹了口气:“最远的那丘田,今年这稻谷,不知道怎么才能抬到家。”

大哥说的那丘田,我记忆很深。

年少时,每到秋收,学校便放农忙假。吃过午饭,我腰别镰刀,肩抬米箩,跟着父母在山路上爬一个多钟头,才到大哥那丘田打谷。然后,又抬着四五十公斤的稻谷往山下走,每一步都双腿发颤。山路狭窄而湿滑,稍不留神,脚下一滑,便人仰马翻,辛劳一年的稻谷,就会撒落在荒草丛里。

因为山高路远,道路崎岖,不少人家把田地撂荒了,可一向勤劳的大哥大嫂,不肯让一块田地荒芜。

六年前,村里争取到对口帮扶项目资金,修通一条生产便道。通路后,山上的田地才陆续恢复耕种,乡亲们还在那里开垦了茶园,搞起了黑毛猪养殖,山里慢慢有了产业。

想到这里,我对大哥说:“要是侄儿侄媳上班没空,我开车回来帮你拉稻谷。”

大哥又叹了一声:“今年村里又争取到项目资金,眼下正在拓宽、硬化路面,车子暂时还通不上去。”

忽然间,大哥脸上由阴转晴,笑着说:“干脆请‘飞哥’来拉。”

见我满脸疑惑,大哥哈哈大笑:“‘飞哥’不是人,是专门用来吊运货物的无人机!”

我这才了解到,西江镇脚尧村有个叫吴夏凡的年轻人,去年率先买来了无人机搞货物运输。紧接着,其他村里的年轻人也陆续购来无人机。如今,村村寨寨,都有这样的无人机了。只要家中缺少劳力,或者车辆到不了的山地,一个电话,载着“飞哥”的车辆便会赶来,由“飞哥”吊运货物上山或下山。



闲谈间,大哥给我算了一笔账:他这丘田,一年能收十挑稻谷。除自家人外,还得另请三个帮工,包吃之外,每人每天一百五十元,加上酒菜,总共得花上五六百元。而请“飞哥”吊运,只需要一百五十元,省力,省心,又省钱。

有了“飞哥”相助,我便不再提开车帮大哥运稻谷的事。

国庆节第二天,闲来无事,我开车到雷山县城附近苗寨里四处转转,随手拍一些秋日山野风光。行至雷山县郎德镇老猫苗寨时,看见一个年轻人把车停在村边的公路旁,正操控无人机吊运稻谷。

我停下车,走到他的身边。这位操控“飞哥”的小伙子二十出头,蹲在路边,左手握着遥控器,右手指尖熟练拨动遥控器上的摇杆按钮,偶尔抬眼望向天空。

蓝天烈日之下,无人机如同捕猎的雄鹰呼啸而来,由远及近,吊着满满一大袋稻谷悬停在吊脚木楼边。那飞速转动的螺旋桨嗡嗡地叫,旋翼卷起的风,吹得旁边的树叶哗哗作响,似乎在山间炫耀独有的力量。主人上前取下麻袋,无人机又腾地而起,向着山间飞去。这样来回几趟,不到二十分钟,屋边就堆起一大堆装满稻谷的麻袋。

趁着无人机飞回充电的间隙,我上前和他搭话。一问才知,他就是大哥在家时常提起的吴夏凡。

吴夏凡卸下无人机上没电的电池,麻利地换上车载发电机上充好电的新电池,站起身和我交谈。去年,他自费一万多元,到州府凯里参加无人机飞行培训,考取无人机飞行执照。返乡之后,他买下这台无人机,做起了山地货运的营生。

我问他:“拉一袋多少钱?”

他略带腼腆地答道:“一袋稻谷十二元,一天下来也能挣一千多元。最要紧的是,我们苗岭山高谷深,不少地方交通不便,有了它,乡亲们不用肩挑背扛了!”

正说着,他裤兜里的手机响了。听通话内容,他又接到了另一个村的吊运订单。他收好设备,然后登上货车出发。

望着小货车慢慢消失在蜿蜒的山区公路上,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秋风吹过苗岭群山,从前压在乡亲们肩头的重担,正一点点交给飞翔的机器。山依旧高,路依旧远,但山野里的希望,早已换了模样。

黄平游记

○ 潘江平

生在黄平、长在黄平。早年总觉得风景都在远方,心心念念地想出去看看名山大川、古城闹市,前些日子不忙,在黄平的山水之间慢慢地走了一圈,才突然醒悟到最养人的景色原来就在自己家的屋檐下,只是平时为了生计匆匆忙忙把它忽略了。

旧州古镇,这镇子是有根的,“且兰古国都”的牌子立在那里,我们本地人却不常把名号挂在嘴边,只随口叫它旧州古城。旧州石板街被人踏了几百年,被磨得光滑发亮,下雨天不粘泥,晴日里闪着淡淡的岁月光泽。天后宫、仁寿宫的飞檐悬在空中,木头上的雕花虽然褪了色,但骨架依然挺拔,红军长征时两次经过这里,留下“一张地图、一次谈话”的往事,街道里的老人说起这两件事还能讲上两段。

镇子不是摆在那儿供人瞻仰的古董,西上街店铺挨在一起,有卖银饰的、摆蜡染的、蒸糯米粑的,热气夹着米香在街上飘荡,老人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,看到生人也不害怕,笑着请人坐下来闲话几句古镇旧事。

再说山和水,黄平的山不险峻,是秀的,漫山遍野的树,绿得浓得化不开,飞云崖是一个古老的胜地,在明清时就有“黔南第一胜境”之称。喀斯特地貌奇特的悬崖配上明清古建,石牌坊竖立在入口处,几百年的风雨沧桑,字口依然清晰可辨,像一位敦厚的老者静静注视着人来人往。每年农历四月初八,苗族同胞穿起盛装聚集于此祭祖祈福、芦笙踩堂、对歌传情,长桌宴绵延数里,热闹三天。小时候赶四月八挤在人群中看芦笙踩堂,手心都拍红了,如今想起来耳边还有悠悠的笙歌声。

野洞河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地方,漂流也做得比较新奇。玻璃滑道穿过山体进入溶洞,凉丝丝的水汽扑在脸上,灯光照射着形状怪异的钟乳石,好像来到了童话世界。从洞口出来就是瀑布,水流倾泻而下,把人打得浑身湿透,但是没有人会生气,全都笑得直不起腰。还有瀑降、飞拉达攀岩等年轻人喜欢的刺激项目,胆子大的在崖壁上攀爬,底下的人跟着捏一把汗,图的就是那份热闹。浪洞温泉又是另一种滋味,五十多个泡池躲在林子里,热气蒸腾,水中含各种微量元素,冬天浸泡进去后全身筋骨都会舒展开来。我们当地人冬天总爱一起去泡泡热水澡然后吃顿热乎饭,比什么都开心。

说到吃,黄平的吃食不昂贵但是很对胃口,从小吃到大都是踏实味。

重安凉虾,夏天是离不开的。选用本地桂潮稻米,米质好,煮出来的凉虾不粘、不成团、滑溜,用天然井水调制米酸汤,鲜嫩柔滑、酸香开胃,一碗吃下去五脏六腑都清爽了,小时候放学了,攥着两分钱蹲在摊子旁吸溜着吃,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。现在虽然摊子多起来了,价格也涨了不少,但味道却没有丝毫改变,那股清酸的米香便是黄平人夏天的灵魂。

县城的兴隆路,夜里最为红火。烤豆腐滋滋作响、外焦里嫩,蘸辣椒面,越嚼越香;酸汤鱼用当地塘鱼配发酵酸汤,鲜得舌头都要吞下去;糯糯的鸡稀饭撒上葱花,暖到心里头,走一圈下来肚子就撑得很圆了。小城的夜市不大热闹,是过日子的一种热闹,摊主大多互相认识,买东西多给半勺,说两句家常话,心里热乎乎的。

有人认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,但我觉得正因为熟悉才更懂得它的美,旧州古镇的每一块石板、飞云崖的每一棵古树、野洞河的每一朵浪花、夜市里的每一缕香气、芦笙声中的每一张笑脸,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日子,是根,是念想。

落叶飘零的季节

○ 姚力

一年中,时光犹如白驹过隙,秋意亦渐渐地浓厚上演。无意间,学会用心去对大自然聆听,也学会观摩瞬间万物变化。原上芳草萋萋,绿叶似锦,如今被时光染得一片火红;池塘边那一汪秋水,淡淡的几许波纹,如同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。千年的秋月,揽入万里浮云。人生的路蜿蜒而绵长。在重阳节酒里,沉醉了日出,也沉醉了夕阳。

落叶在劲风中飘零,三三两两,纷纷扬扬。它随着一抹怅然飘进我的思绪,飘落在寂寞的庭院,撩起那一幕幕往事。那一年冬天的大雪,也像落叶一样的飘荡。小巷里的那一段段伤感故事,借用时光煮雨,永远不离不弃的是我的身影。当年打工岁月,那一首唱响大江南北的《流浪歌》,亦激起多少背井离乡的弄潮儿。如今,只能把心事折叠起来,放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里。

我喜欢站在山岭上看秋阳。因为穿越在时光的缝隙里遥望,秋色与春景都一样,总有几笔浓烈的色彩。桂花飘香,弥漫满院。南雁横飞,雁鸣惆怅。劲风暖韵,云朵素雅,也可以酝酿一排排诗行。人生输在一个等字,假如等到你来时的路,道路是否铺上满眸芬芳?那种愁意是否流淌远方?

其实秋季,是一场思念的季节。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是啊!在短短的几十年人生羁旅中,正如枯黄的落叶总盼归根。心里时常会想,这个时候你在哪儿呢?你是否同样对我牵挂呢?从树上飘零下来的落叶,寂寞得让人心疼!

进入秋季这道门槛,中秋的圆月,重阳的美酒,由古至今,亘古不变。秋季红叶的优美,枯草上晶莹含香的夜露,正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的感慨。古人看到落叶而悲秋,看到菊花孤芳,战胜霜寒,这一种傲骨一直在心中滚动。秋叶的眉眼正与我触碰,爱如青莲,淡雅素洁。所有的情感坎坷将顺其自然,将刻骨铭心。

弄潮儿亦像风儿一样来去自由,像秋叶一样随风飘荡。只是光阴,在四季里,一寸一寸销声匿迹。有时候静下心来,不管空中大雁南飞与北往,不管院落里百花争奇与斗艳,只有心花永远绽放,滋润心田。落叶亦经不起劲风折腾,最终化成云烟,或者化归尘土。



(本版图片均来源于网络)